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麗澤論說集錄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孫晃

麗澤論說集録卷三

宋 呂喬年 編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惟平易則易

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為之訓句為之釋少有全傳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間而聽者已渙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須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

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毫過

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則爲淫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爲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横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釋之者則如大學之淇澳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體寬不

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亦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懐其舊俗若唯知舊俗之是懐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歸一事耳再三諄復序謂

尊敬師傅蓋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且寘之道周後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瘏瘏勞苦之態后妃處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吁矣蓋謂賢者當此之時不知其如何歎息也

樛木　能逮下者有相際接之象觀於樛木可見

螽斯　大抵人看詩不比諸經須是諷詠詩人之言觀其氣象凡不妒忌則自有和平樂易氣象才說妒忌無非乖爭陵犯試以妒忌者看則見不妒忌者盡在和氣中如觀唐武后漢趙昭儀傳見其戕賊子孫盡是妒忌兩字則知此三章如在唐虞以上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非以艷色傾室家也詩人感之子于歸能宜其室家豈非

男女之以正哉

學詩貴於告往知來如此詩只説宜其家人大學又推而至於教國人蓋詩人從上面看故推而上之知桃夭乃后妃之致大學從下面看故推而下之可以教國人此亦觀詩之一法也

兎罝　甯戚飯牛而扣角自謂飯牛不足以容己也朱買臣負薪以行歌自謂負薪不足以容己也非飯牛不足容甯戚葢齊之風化小甯戚所以不容於飯牛

非負薪不足容罝臣蓋漢之風化小罝臣所以不安於負薪蓋文王之時人才衆多無不在風化中兎罝之人雖皆可爲公侯之用然觀其椓之丁丁施于中逵施于中林雍容閒暇但知己身爲兎罝而不自知其才之可以爲公侯之用則文王之風化可知矣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寛而不迫譬如治水若

驟遏而急絶之則横流而不可制矣故教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馬秣駒之思是不禁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於二至於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詩其窒欲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己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静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栢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不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高舉遠

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如鑒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異端之槁木死灰者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爲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也淺言之且怒況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

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棄去爾

綠衣　序言莊姜傷己深得其意傷己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己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女所治則上僭亦己之所致絺綌所以來風則上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怨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事

皆引咎於已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叙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

我被棄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違

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域以我

之厚責彼之薄也　誰謂荼苦止如兄如弟伊川之

說爲善云荼至苦也乃以爲甘新婚非禮之正也反

好之如兄弟　涇以渭濁止不我屑以既看得涇水濁

愈見得渭水湜湜然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止以我御窮鄭氏說似未暢盖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時用乎此尤見其窮困不忍去之意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救之况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親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

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舊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鄰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救助如此辛苦皆是為汝乃忍棄我乎

旄丘　狐裘蒙戎止褎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

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吏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推謫他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却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爾退惰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北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于桑中要于上宮送于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爲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

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掩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恥如此何為載之於詩邪蓋聖人之心與天為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仁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則自然道得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其為可鄙可恥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不能奪夫人之情也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邪蓋詩人意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

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大夫雖為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　四章𧈪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𧈪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𧈪為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為甚急夫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

抵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能體人之情爲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　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芃芃然在野與王風黍離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能極力救之大抵邈然不以宗國爲念者固不足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歸所以見其止乎禮義也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綠竹猗猗以況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絶也武公之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絶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公之德一日而不假

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迹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僩兮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言見其容貌威儀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

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寛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武公之德爲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是故人言不可忘恩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諼兮之

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雖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

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力不可爲而不爲此理之常力可爲而不敢爲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抵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拒是固子不能全其爲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却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渇之患足矣此盖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蕩蛟龍魚鼈無不犇走運轉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東薪亦爲之不流彼其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

力者皆不爲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公戍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安有城戍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謦欬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楊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尚有未盡

處民之良心本自不泯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僞飾耳尚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

一來況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

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七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以其國爲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抵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閑閑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

之廣魚鱉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他水少而地狹也閒閒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顔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比於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

碩鼠　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斂他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

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他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　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篡人之國以請命於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篡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後安則當是時晉雖强悍王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爲輕姑從而命之周自輕之也聖人惜周之名器姑存之

以爲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韓魏爲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愿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强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闢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愿而無立者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況弱之中自有强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

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闕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是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遲長江大河固可以游泳然以澗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以國小自卑也若後兩章又是詩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内不必向外去

求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朝生暮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説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步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凡人

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看此二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胷中寬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胸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鴇羽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他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常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朋友

於生有所求則懐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無人之地當是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譬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常尋之　賔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備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　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為私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大抵為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

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

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爲至德也紂何人哉

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

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爲天子

欲爲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

事多難不遑啟居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非文王而誰邪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長養收拾人才不問新舊而皆登進之也方叔涖止雖人才盛多又必有元老以統率之則各得其用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干扞也此言出師之意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此止說方叔威儀車服之盛而人瞻仰尊敬便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閒言語薄言采芑止有瑲蔥珩闕

鴥彼飛隼當征伐故喻人才以鷹隼熊羆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戾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言其實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進暇振旅闐闐退整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止蠻荊來威此章方叔宿望如此又有平玁狁之威先聲臨之宜其來威也蠻荊南也玁狁北也

庭燎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他動了正如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沔水　序以爲規宣王也甚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而意寓於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侯皆至其後有至有不至者以宣王信讒故詩人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朝或不朝如隼之載飛載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情誰不欲安静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第二章重復言之又

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

爲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

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

言第三章則云譬如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

聞民之訛言後不敢來於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

敬之讒言將興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

大率此詩之辭却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

規宣王使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

後章所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人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來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已有失德所以不敢來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内故李光弼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訛言已興却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聽者未必是

自今當敬之讒人其將興矣厲宣王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閒地而無用之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躬親爲治勿爲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弗仕他却厚誣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不忍歸過

於君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一章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醻或好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為意　末章言所以作誦盖以窮究王致亂之由又勸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他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痛掃除如何草亂為治今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二句極有意味學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是人道之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癙憂以痒詩人以爲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此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然似無分曉天即幽王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此夢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即幽王良心之未定也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徧覆包涵他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所蔽惑所以如此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言老成人自説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事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爲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却狹如無容身息足處　終踰絶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以踰險何徃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

介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池沼中自以爲樂不知已在人罶槛中雖尋得一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小大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爲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已爲僥幸矣大抵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雨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　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小臣尚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為明皇憂是也

巧言　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僭始既涵僭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為地君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讒之所以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操不斷之意

者閑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共敬也言非能止於恭敬但為王之病耳　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尚能之況讒言易辨乎　荏染柔木至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之戍君子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哉　彼何人斯至爾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爲王所以聽爾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　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爲惡者有所

慊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秋冬夏而已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滔然終歸於海盡瘁以事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終當治我但盡瘁事王終有顧我者矣　匪鶉匪鳶至潛逃于淵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今既仕矣何

所往哉　山有蕨薇至維以告哀草木之微尚得其所我却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懐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世則去就由朝廷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平時則小人專其利亂世則君子任其責無恒安處言去住不能只有坐而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共神自福汝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菀柳　天叙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無

道之世猶不忍捨去惓惓之心有加無已如此詩皆惓惓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薄末章則厭棄之矣人君讀此詩亦當自警人情雖不忍輕棄君君亦不可全倚靠人至於大無道則人情厭棄矣

角弓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角弓之為物可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疏之則遠義亦猶此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殆無一不在太和之中如維樅維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已然此詩之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其生生之意盖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載之下

猶可想見況身親之乎　肆筵授几重席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整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　曾孫維主凡前之所爲盖有曾孫以爲之主也於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黄耇願老者之夀考無已非自求福也

既醉　此詩皆祝頌之詞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羣臣宴飲浹洽厭飫德已在其中矣君子萬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德至於此妙矣前

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殽德寓其中而化其德矣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此三句皆欲其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嘉告此章尤妙公尸蝦祭者也言與神明爲一而無間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籩豆靜嘉靜嘉二字最宜詳味既言成王德之發越著見籩豆之間無非德也如春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光華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助祭之臣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於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

君子有孝子言籩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以繳前二章　室家之壼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願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復而不能已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漢唐晉魏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疆土則以祥瑞皆侈言而無實唯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其子孫隨而蕃衍也

公劉

公劉　一章篤公劉止爰方啟行統論耕戰　二章篤公劉止

鞞琫容刀此章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勞苦乃是雍容冠佩之貴人也三章篤公劉止于時語語四章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鋪筵几以告於神也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曹衆也造往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享神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享畢飲福而因明尊君親上之義也公劉雖立國大規在於幷戰然教之端禮之始固已開於此際矣五章篤公劉止逝居允荒荒大也又度其西山之陽以居生生之民蓋生齒日見蕃衍又度所以容之也六章篤公劉止芮鞫之即此章又言人民居處烝烝盛容生生不已又將即芮而居矣此最可見花半開日將中意思

板　上帝板板亂世天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者有矣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而無其實如出恤民之令而無恤民之實雖曰無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其言之善而行之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諫告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民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凡伯謂我雖與汝臣異事異事謂爾不憂國我憂國也以與爾同官故告示爾當厲

王監謗之時不敢與他人語所可與語者同寮而已前二章已告厲王此章告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爲笑亂世出一善言人皆笑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寮之非笑也故先自言我言可以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弗從也又引古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老成者可與慮事後生輩自以爲安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爲古老我言初不古爾却假憂顔若可憂是謔我也威

儀卒迷善人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顛倒善人如祭祀之尸不敢出善言前一章猶自欲言此章不可言矣民之方殿屎民方無告而呻吟無一人揆度而拯救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下天之牖民此章又勉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實容易攜無曰益連上文言天導民甚容易見成有此道理更不假增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者以民之自多邪僻也价人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爲藩屏不消

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亂衆叛親離他自不見只有君自受憂禍爾敬天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而言若能敬則出話必不肯為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天而肆為無忌憚之話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為三代矣

抑　人亦有言止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為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

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為愚者乃意其發於逃免譴戾之不得已爾夫至使天下疑哲人為愚則為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晦為事其視畎畝不忘君之氣象亦逈然不同矣此武公自警之意也　無競維人止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為治之全體也其在于今止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為可繼之道此亦尚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

所以爲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尚共敬而明刑況子孫乎葢武公度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　視爾友君子止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小子稱小子者葢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正指王皆假托而說之

桑柔　菀茂也旬陰也劉盡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桑

之菀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厲王用小人以斲喪其基業亦如人將采其桑葉而無復有餘也基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無所芘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露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雖為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芘小人雖止欲希爵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詳看前四句其理自見 國步蔑資止至今為梗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

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也當時既推尋不得却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於君子必有任其罪者矣肖伯方且不指其人而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

食民之服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爲寶民則以爲好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前幾章尚有力呼天至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瘁之極也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而民既遭亂彷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　嗟爾朋友予豈本不知天下之事可

以〻恣爲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〻東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　既之陰女友子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温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赫然忿怒以〻加我此亂之所以〻不可救也

天作　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爲之也天爲岐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之岐山

也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乃一詩要處後世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為人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是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紬繹此旨推此氣象以觀書則物物皆新事事有生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疾惡必欲戕殺剪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如虵

虺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意看得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見若是之異邪又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是以在彼初無怨惡在此初無厭斁又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念念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小見淺慮沮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

若二王之後望之豈能無怨惡不革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斁懈倦之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其意以爲武庚其理當叛是皆以世俗之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爲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爲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知此則知此詩之意

麗澤論說集録卷三

麗澤論說集錄卷四

宋　呂喬年　編

門人集録周禮説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賔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隨遠近而差别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索疆以戎

索此隨遠近而差别者也如比閭族黨之法自都鄙以至於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此通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賙相賓所以不同者咸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力之厚薄校其人之多寡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但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袤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盖兼二義而言五比爲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比始之彼終之此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

受此所謂計其地之遠近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百家之中或不幸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葢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爲黨方使之相救五百家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黨爲州方使之相賙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凶年饑歲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幷地必闊此或旱他處未必旱此或水

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爲鄉方使之相賔閭胥已書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已考其德行道藝何待鄉老賔興之葢閭胥所書不過賢於五比而已黨正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衆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於天府此所謂校其人之衆寡也比閭族黨散

在周官固不可徧舉且舉比長一官言之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之於此又授之於彼所謂閒民但不耕稼而已有身即有家既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民其間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法何縁有不測之變雖有姦雄豪傑亦俯首而不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遍天下成周之興衰縁此法之有興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凶

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二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

荒歲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眚禮此則専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専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

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萌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脈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

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考太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遍考然後可知

土均　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其田野此是

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為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

唯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媺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

他徵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𡠟惡而為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𡠟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

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媺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夫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從容和緩爲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如師氏說凡祭祀賔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闈以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

古人立此二官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救則是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

緌以𢡺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盖如此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為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叚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既有至德以為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以為道本敏德則言以為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

而不察者矣惟實有是孝德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癢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前既說孝德此又說孝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悌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盖必盡子弟之職供掃洒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

友行以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敎之所謂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最久其條目爲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也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敎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前既敎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舉而目張然又須敎以國政使

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便教養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爲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

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却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蕩鼓舞優游浹洽使自

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畧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若此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愼終追遠

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忘先王使之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没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人非特一時賴之没世亦賴之其審擇之精不言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著之德卦之德中和祗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

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别正如乾坤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説以中爲忠信之忠改此一字緣是不識中字祗者肅然祗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

間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上説其端亦自可見節奏嚴整使人肅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弟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有感發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

者從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諷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學者相酧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為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綴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

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都廢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象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如道家所謂熊經鳥伸養其小體尚能延年豈如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乾隆御覽之寶

麗澤論說集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麗澤論說集録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事襄

謄録監生臣張敦宸

麗澤論說集録卷五

宋 呂喬年 編

門人集録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胸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却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

曲禮言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常點檢

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奥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

謀於長者止　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賔客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葢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間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是實了此心

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曽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為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為人子之禮止在醜夷不争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纔遇變時必加意於其間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争此又見孝子

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不敢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止交游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乗服乗服則逼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

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車所以貽萬石君之責雖云
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賜不及車馬
不過只是辭遜何故記禮者節節稱之如此大抵人
子之心多為外物所移易有為歲月而變者有為爵
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為歲月而變如
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位而變惟其養得熟故
不為外物移易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
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

始親切兄弟親戚尤切近於鄉黨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為仁之本是也交遊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也

州閭稱其孝昆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沽名

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弟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弟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盡精微

毋固獲蓋食物羅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乃至於再至於三必獲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為求物必欲得之為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毋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為母曰
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
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毋當直
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卻
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蓋
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祀及非載於祀典

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為可惡耳

内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徳於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柔色以温之此孝子和柔顔色以温父母如今人和易顔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

氣薫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葢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遏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遏捺不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葢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蹴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悦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之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其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乞言亦微其禮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

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
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有乞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
稍薄五帝養老專憲其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
已伺其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然後記之至於動
容周旋之可為法者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
也惇史者史之名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壼内之事
者謂之女史載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
者謂之惇史惇厚也微其禮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

扣問從容欵曲伺間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顔子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説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意想見五帝時人人皆顔子至於孔子纔説予欲無言子貢便説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孔門中惟顔子一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浹洽陶冶之功固

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欵曲忠敬誠慤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惇篤之風衰緣前言往行斷絶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

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礙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一年視離經辨志曉意義三年視敬業樂羣不敢輕易五年視博習親師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大學始教止學不躐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法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菜者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自來為學欲至於賢聖豈可不知其本始初入學使之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一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所謂以敬道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為小大抵經書字不

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葢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處此所謂官其始也入學鼔篋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在學之衆鳴鼔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其所業彼見鳴鼔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

上又欲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弟之心不期自生傅説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為學之自始也夏楚二物収其威也扑作教刑有所不及有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収拾其威儀之端正所謂収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葢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二年不視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須使知將有天

子之視學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間在於觀感啓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為然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耳皆所以存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古人為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為學十分

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無涵畜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强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真知益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

人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窮達

執兩端用中物必有對仁義剛柔寬猛就兩端用其中孔子誅少正卯見陽貨去齊去魯

君子有絜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著都一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說亦得此之謂

絜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繼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實見解得無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是見生於隱顯生於微龜山說見此則知所以戒謹恐懼須看見此與知所以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葢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

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若要真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況古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得灼然移換增損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作心不能安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恥近乎勇

不知又加此後如何真見其足與不足

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方也雖

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夫其所以

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莫

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其本心故莫能行茍

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㑹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使當敬以守之

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麗澤論說集録卷五

麗澤論說集録卷六

宋 呂喬年 編

門人集録論語説

便指孝弟為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為仁也體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為仁見學者用力處

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為如何葢不仁矣然則仁

之義豈可不默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出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晉人書柱疾雷破柱而神色不變孔子却迅雷風烈必變若如此看晉人却是强似孔子此便是巧言令色

弟子入則孝章大抵言學者當務本文藝亦所當為蓋無非學也然當以立本為先

親仁所以輔成吾德親者心誠親之之謂

民德歸厚矣須看歸字厚本民所固有上之人與之發其良心故皆歸於本然者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傷人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害人而不能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者汲汲改更常如下氣幾諫號泣隨之之時是亦無改於父之道

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則與禮樂判然二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争分毫

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葢無非此理而已所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顔子在陋巷之心即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利仁者擇善而執之是也曰利仁則與欲仁之意同葢為仁者也至於安仁則入乎聖域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非特以同異為是非亦且隨旦暮而遷變矣烏能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惟其無私而物之妍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徧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葢一志於仁自
　著不得惡念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惡不仁正是初學用力處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只見有生熟若見得熟自
　然不見有可惡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纔有一毫私念沾著
　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㝡要看若不曽著實

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顔子既竭吾才見力不足然

又不可住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各有所偏各字要

看又曰黨偏也或偏於厚偏於薄偏於厚則去仁近

偏於薄則去仁遠觀人之仁觀已之仁皆可也

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自然於利而行多怨

小人喻於利小人之視君子於利心上看得甚分曉

曽子曰唯曽子一唯之外無復問難顔子問仁孔子既

告之以克己復禮方請問其目葢曾顔之於道皆悟之者也曾子之言雖已悟而自有顔子之未悟者在其中顔子雖若未悟然自有曾子已悟者在其中故聖賢之於道貴其不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此兩句是學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閑暵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賛之而已胸

中閑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賛者亦初無益於已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絶而遠之流而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未是切已須是見一不賢者怵然自省於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賢二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說學得兩三分

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舜禹豈有是哉葢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故怵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預已事則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一章發明人子孝愛之心彌縫救正使親不致於有過

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之心者不能所謂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便去救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為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察得幾之形且如扁鵲治病齊侯之病二十日已前便知在腠裡蓋扁鵲專以治病為事故見其幾微人子不專以父母為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養其慈愛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諷諭

非是忿戾剛狠見畧有不從處又去做工夫常養成此恩意此一句最要看若諫時忿戾剛狠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須是見得意思畧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見父母過有幾微便諫到父母畧有不從君子必自反必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新添一重工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看叔正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到得形神雖弊亦不敢怨此人子之職當然

中閒隅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賛者亦初無益於已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絶而遠之流而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未是切已須是見一不賢者怵然自省於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賢二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説學得兩三分

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舜禹豈有是哉葢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故怵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預已事則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一章發明人子孝愛之心彌縫救正使親不致於有過

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之心者不能所謂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便去救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為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察得幾之形且如扁鵲治病齊侯之病二十日已前便知在腠裡葢扁鵲專以治病為事故見其幾微人子不專以父母為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養其慈愛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諷諭

非是忿戾剛狠見畧有不從處又去做工夫常養成此恩意此一句最要看若諫時忿戾剛狠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須是見得意思畧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見父母過有幾微便諫到父母畧有不從君子必自反必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新添一重工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看救正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到得形神雖弊亦不敢怨此人子之職當然

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即此亦可見其敦篤凝重而無苟且欲速之心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得其有不可得而親䟽處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濟衆何如止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於民而能濟衆此聖人之功用非學者求仁切近之問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論語雖言仁之方然未嘗不是全體孟子指切良心教人仁人心也

曾子臨終語孟敬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卻是説此三事觀曾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曾子著意分明處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卻是倒了

曾子告孟敬子一段為學最切曾子反復丁寧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説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義入

神曾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且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訓詁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為無以實為虛不校其犯則是矯偽不情為顏子者蓋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寡之與多虛

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以為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絶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為當絶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寛也毅曰剛也剛則必不能寛寛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毅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德直而温寛

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是病

麻冕禮也　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爲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爲禮禮理也雖違於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於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自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違衆而從下非泥於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古禮近於侈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偶中於

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得其當拜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有當於禮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減之以至祖宗祧廟之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已故也至於千門萬户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須能辨此方能明取予之理今人不辨得此多做强牽合底事故遇事多妄

予妄予則必妄取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葢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乎胸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誾誾而誾誾與下大夫言不期侃侃而侃侃侃侃譬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心非月也

先進於禮樂止吾從先進野人是都無所識之人從先進之禮樂者君子原自有禮樂故後進於禮樂者求彼之禮樂以正我之禮樂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

長弘之類是也從先進者自處於不能也

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大凡讀書臨事曾去裡面講究

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

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為道既難則言之亦當

難今牛之言不難矣豈能為仁乎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我皆備物隱於吾心有一毫不

盡處則不免於憂懼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止非惑歟此是聖門切己工夫

觀子張問此則知是衆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遊息宴閒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修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為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傳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惟先其事則日有德而

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必欠工夫攻是用力如堅壘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修是磨礱精細之意此所謂修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興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亡身及親之惑但人自胸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

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旦至暮未嘗不有此三者須是時時點檢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先有司則紀綱條目立矣赦小過則小有出入亦容矣二者苟未之盡則雖舉賢才將安所施焉知賢才而舉之此見聖賢氣象不同

樊遲請學稼夫子既拒之矣復問學圃此有以見古人善厚處然孔子面責之可也何必待其出而責之葢欲樊遲聞而知之則聽之力而為之堅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者周衰治體不明雖孔門高弟尚不能辨孔子特因冉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識為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然終無總統處冉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有退季氏之朝夫子特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為者乃事

也觀此一段尤足以騐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處葢夫子乃是當時之大聖人雖時君不能用然皆知尊事之如季孫將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以此知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為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寛大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間者尚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

以一身為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治至和帝稍墮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

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爲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爲頭處葢當時人利禄薫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為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等人乃是偷合苟容非有心於天下邦有道亦使得邦無道亦使得其罪過於穿窬聖人一言道盡後世人病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看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為辭命不如此今張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蓋在當時克已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入其閫奥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已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惟其下手做工夫方

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為難

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

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已亦曾去上面做工夫了將

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

做工夫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

底位舍而它思即是出其位也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

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有限量則是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不可為多是以為不足為凡是見於論語者其間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以聖人論之病痛便

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淺巷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爲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清濁見螗蜋捕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衆人之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察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磬

聲知聖人之心又與其他閒音之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地位高然而下視一世人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則揭言如今時節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得看此兩句荷蕢與尋常隠者不同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入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但比之聖人之心進不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深歎惜之辭看此

一章彼既畧知聖人之心天下事淺深又曾自去籌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為美擇必處仁大抵為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子其二是闕

黨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澆薄宜乎見拒於聖人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日漸仁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然而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絶於孔子何故以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既變地位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即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敬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形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一段略而言之就面前事說固是有羣居終日無一句好說話非毀訾長短則謔浪笑傲否則談閭巷瑣碎皆不及義若究竟論之義之一字須要看義是當然之理若是私情皆不是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是小機

械相籠絡小技能相矜誇凡學者所稟雖有深淺知此病甚少須看終日相聚説修身行已多少説謊浪笑傲多少便可見君子小人分處君子胸中正大易直都無小機械小技能此二句雖知學者亦洗磨刮除不盡觀難矣哉之語可見聖人憂之深憫之至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寛聖人所憂乃是真憂義之一字如孟子所謂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凡所謂義皆是精微難識處雖是精微然亦只是當然之理學者

如能易直正大無緣有機械故能終日所言無非當然之理學者欲自驗其學之進退資質之厚薄與小人近與君子近但看終日所言當然與不當然吾心所存多在大體上多在小慧上能以此自驗之則為學工夫自然進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氷炭之相

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孫所以成已成物者至矣又懼夫人之孫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於孫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孫無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歎辭也言三代之所以用其直道而行耳豈若後世用詐偽駁雜之教

而行之而謂直道不可行乎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大受小知正是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所稟淳厚篤實不用心於小而所受者必大如以仁已任任重而道遠可以託六尺之孤者皆可以大受者也若小人則輕捷便利見事易知處事易成乃其所稟之薄豈能如君子之大受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殊不知淳實之人所見

所為雖後於小人及其養之既熟擴而充之必有大過人者便捷之人所見所為雖常先淳篤者要亦止於是而已學者幸而稟淳厚篤實之資反自恨不如便捷者不知此乃進而為君子之路不幸而稟輕捷便利之資反自以為喜不知此乃入小人之門有淳厚之資而不知充養猶是剛毅木訥近仁若自以為不及小人而求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而秖自害耳故遲鈍者當自勉而不可自棄便捷者當自戒而

不可自喜也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人之通患被暫時境界移換了如服凉藥見其一時之苦澀而棄之不知後之有益而能除疾也如食毒物一時見其美而甘之不知其後之疾也朋友之損益亦然然人情好近損者好遠益者只為被時下境界換了故人須是不為時下境界所移始得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止損矣看此一段須把著實看凡

人之取友必須端正然後漸染氣質做得好人直乃
剛直之人我纔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友直者
不獨有過頼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我非心邪
慮自然不敢萌諒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至誠相
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頼其相與與此等忠
信人處則朝夕漸染涵養吾之氣質亦將為忠信之
人友多聞非特取其聞見博洽盖此等人歷事久閲
義理多見事通透與此等人友不獨頼其相與謀事

亦覺自已踈漏自然激發進步為學友此三等人安得無益友便僻僻是邪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無能為之人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僻便佞所損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故處於便僻便佞之間蓋與循循無能為之人處便入便僻便佞之媒梯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畏憚其漸必至於友便僻便佞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覩瞻併自已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

是害事學者須當自照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則便當引避否則為小人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者至於三損者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於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其胸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夫友所以

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衆多則漸磨之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必至於無巳樂佚遊則遊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反樂燕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懼是三者雖均於爲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樂佚遊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又多矣樂燕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常向乎安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鄉原德之賊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天下之人非庸人即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亷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之教人或予或奪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葢非一道各隨其資質根本模範作成若夫不屑之教誨孟子固已發明此義然而孟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受曹交所謂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屑教誨成就處須看孺
悲一章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意未甚至孔子辭
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辭之不必取瑟而歌
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示其閒暇使孺悲知孔
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
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
喪禮之存於世皆孺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
若非孺悲後來進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止惡訐以為直者立天之道曰隂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育長養之而無秋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是猶道之有仁無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無惡正縁好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子貢問君子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者做工夫處然亦大

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干之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爲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爲苟窒塞而不通則必

至於害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問以其已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見聖賢分量有差等夫子之所惡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偽者似智而非智強梗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訐以為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干龍逄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好訐以為

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

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者

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曰可以止

也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凡人所以執而或失者只緣是不

弘所以信而或忘者只緣是不篤惟弘然後能執而

不失惟篤然後能信而不疑執與弘信與篤當作一

事看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若體會得八字仁在其中

人無小無大皆有文武之道皆是聖人學處

立之斯立非感召也

乾隆御覽之寶

麗澤論說集録卷六